



狗之物語

人狗情未了

〔英〕约翰·高尔斯华绥 / 著 〔英〕莫德·厄尔 / 绘

吴晓妹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人狗情未了

〔英〕约翰·高尔斯华绥 / 著

〔英〕莫德·厄尔 / 绘

晏晓林 /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狗情未了/(英)约翰·高尔斯华绥著;(英)莫德·厄尔绘;吴晓妹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狗之物语)
ISBN 978-7-02-011860-1

I. ①人… II. ①约… ②莫… ③吴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7605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尚 飞
装帧设计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0千字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2.875
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860-1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那是二月间一个平淡而乏味的日子。我们动身赶往滑铁卢车站¹，去迎接他的到来——他妈妈曾在我身边待过，我知道她是急脾气，因此，也大概知道即将到来的他可能是什么情况。不过，对我妻子而言，则是全然不知。我俩站在那儿，一边等待（来自索尔兹伯里²的那趟火车晚点了），一边揣测：命运之神会在我们生命的纱布中织入一根怎样的新线？我们温情充盈的内心也有点儿焦虑和担忧。我想，我们的担心主要是，他的眼睛会不会是淡色的——会不会是长着中国式黄眼睛的普通花毛

1. 滑铁卢车站（Waterloo Station），英国伦敦一重要铁路与交通转运复合车站，最早于1848年7月通车。

2. 索尔兹伯里（Salisbury），英格兰南部威尔特郡一小城，具有中世纪风貌。

犬？火车到达的时间每延迟一分钟，我们的焦虑和同情便增添一分：这个黑色的小家伙才两个月大，这可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远行，是他第一次与妈妈分离！火车终于进站了，我们赶紧上去找他。

“您这儿是不是有一只小狗，我们的狗？”

“小狗！这节车厢没有。去车尾问一下吧。”

“您这儿有没有一只我们的小狗？”

“没错啊，从索尔兹伯里来的。先生，你的小野兽，给你！”

我们看到，在板条箱的后面有一个长长的、黑色的鼻子正朝我们这边伸着，与此同时，听到一声微弱而沙哑的呜咽。

我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：

“他的鼻子是不是有点儿太长了？”

不过，我妻子第一眼见到他心就软了。他的双眼哭肿了，小小的身子被困在各种物品中间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。我们把他抱出来——软绵绵、晃悠悠、泪汪汪的；又将他放到地上，然后打量着他：他的四条腿还有点不太协调。应该说，是我妻子在打量他，她把脑袋偏



Samuel

先生，你的小野兽，给你！

"Here's your wild beast, Sir!"



David Earl

我们把他拖出来——软绵绵、晃悠悠、泪汪汪的

to him out - soft, wobbly, tearful;

向一侧，脸上的微笑略显紧张；而我则是在打量她，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借此获得有关他的更真切的印象。

他靠在我们腿边兜了几圈，尾巴不摇摆，也不拿舌头舔舐我们的手；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望着我们。我妻子说：“他真是个天使！”

对此，我可没有把握。他看上去傻乎乎的，根本就看不见他的眼睛，脑袋、身子和腿之间几乎没有衔接。他的耳朵特别长，跟他那可怜的鼻子一般长；他一身黑毛，隐约可见胸口有一块白斑，记得他妈妈的胸口也长着同样的一块白

斑。

我们抱起他，带着他上了四轮马车，又为他摘下了口套。他那双深棕色的小眼睛执意盯着远处。为讨他欢心，我们特意带来了饼干，可他连嗅都不肯嗅一下。由此可见，迄今为止，他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过人，那里出现过的只有一个妈妈、一间小木棚和四个与他同样软绵绵、晃悠悠、傻乎乎的黑色小天使，他们曾互相嗅闻，互相温暖，也嗅闻身旁的刨木花。想到他会将纯净无瑕的爱交付于我们，心里确乎美滋滋的，当然啰，那还得看他是否愿意交付。万一人

家不喜欢我们呢！

就在那一刻，必定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的内心。他仰起浮肿的鼻子，抬起双眼望着我的妻子；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拿干涩的粉红色舌头在我的拇指上触碰了一下。他的那眼神，那下意识的不安的舔舐，表明他是在竭力忘却生活中的不快，并努力让自己接受眼前这两个拿爪子安抚他、身上散发出怪异气味的陌生生物，他们将成为他的新妈妈。不过，我敢肯定，他始终都很清楚：这些生物体型更大，他们将终其一生、不容置疑地成为他的家人。生平第一次，这种被



四个与他同样软绵绵、晃悠悠、傻乎乎的黑色小天使

"Four other soft, wobbly, black, hammer-headed angels,"

人拥有、或许（谁知道呢？）拥有他人的感觉在他的内心激起了涟漪。从此，原先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家伙不复存在了。

快到目的地了，我们提前一点下了马车并打发车夫离开。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熟悉伦敦这一片区域的气息及路况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将在这里度过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他第一回在那条宽阔而荒僻的街道上踉跄奔跑的模样，记得他每过一会儿就会突然坐下去查看一下自己的四肢，也记得他常常会跟不上我们的脚步。就是那一次，他还向我

们充分地展示了日后将带来诸多不便的——虽说也许是惹人怜爱的——一个特征：一听到呼唤或口哨声，他就会朝恰好完全相反的方向望去。他的有生之年，这种事曾发生过多少回：只要我吹响口哨，他就会立马行动起来，将尾巴对着我，然后，一边伸出长鼻子左右探索，一边开始往地平线的方向慢跑而去！

万幸的是，那第一次的蹀躞，一路上我们仅仅遭遇了一辆车，那是一辆送啤酒的马车。关键时刻，他的抉择是关注生命中更为重要的事情：安静地在马蹄前坐定，没人动手决不离开。打一开

始，他就展示了自己的尊严，而且由于他身子的中段特别颇长，将他弄走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劲。

不知道在第一次嗅闻地毯的时候，他那小小的心灵里生出了怎样新奇的感觉？然而，那一天，所有的一切对他都是无比新奇——我估计，他那天的感受或许与我头一回去私立学校时的感觉差不多。那天，我在读《祖父的故事》，而父亲的代理人一边喝着雪利酒一边不停地咏唱赞美诗，令我心烦意乱。

那天夜里，事实上，是连续好几个夜晚，他都睡在我身边，把我的后背焐



只要听到呼唤或哨音，他就会
能恰好完全相反的方向望去

"At any call or whistle he would look in precisely
the opposite direction."



Hand Earl

把我的后背焙得热烘烘的

Keeping me too warm down my back."